

書叢社學文

論家作

作等盾茅

書叢社學文

論家作

作等盾茅



售經總店書活生海上

月四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書叢社學文

論家作

分五角六價實冊每

等盾茅 者作著

社版出學文 者版出

店書活生 售經總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月四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徐志摩論·····	茅盾（一）
徐志摩論·····	穆木天（三）
廬隱論·····	未明（七）
周作人論·····	許傑（九）
林語堂論·····	胡風（三五）
落華生論·····	茅盾（六一）
冰心論·····	茅盾（一七）
王魯彥論·····	茅盾（二一）
沈從文論·····	蘇雪林（三七）
張天翼論·····	胡風（五一）

徐志摩論

茅盾



一



故詩人徐志摩有一首詩，起句是：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新月「志摩紀念號」內胡適之的追悼志摩一文，謂志摩在時，常說這兩句。光景徐志摩自己很喜歡這首詩。我們現在就拿來研究研究。這首詩共六章，章四句，而每章首三句都是一樣的「章法」，所以全詩實在只有六句。原詩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輕波裏依洄。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溫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美是夢裏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負心，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悲哀裏心碎！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黯淡是夢裏的光輝。

我們讀一遍，再讀一遍：我們能夠指出這首詩形式上的美麗：章法很整飭，音調是鏗鏘的。但是這位詩人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這就只有很少很少一點兒，我們可以說，首章的末句「在夢的輕波裏依洄」差不多就包括了說明了這首詩的全體。詩人所咏嘆的，就只是這麼一點「迴腸盪氣」的傷感的情緒；我們所能感染的，也只有那麼一點微波似的輕烟似的情緒。然而這是一種「體」，——或一「派」，不是徐志摩，做不出這首詩！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堅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圓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烟似的微哀，神祕的象徵的依戀感喟追求：而志摩是中國文壇上傑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後的繼起者未

見有能並駕齊驅，我稱他爲「末代的詩人」，就是指這一點而說的。

二

比猛虎集早了十年光景的志摩的詩是志摩的「第一期」作品；志摩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自述他這第一詩集「是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關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是詩人的很忠實的「自我批評」，現在我們再拿這志摩的詩來研究，看看志摩的第一期作品和他的成熟期作品（猛虎集）除了「詩的藝術或技巧」外，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

我揀取了嬰兒這一首來做例子。這首詩，據志摩在自剖集的第一篇自剖中說，那是他在「奉直戰爭時」，「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團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抱着腦壳伏在書棹上受罪，彷彿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我的頭頂」——那樣的時候寫成的。（自剖集頁八）在落葉集裏第一篇文章落葉（這是志摩的講演稿），志摩又引用了這首詩。光景這首

詩也是志摩不能隨便忘記的作品，不是隨便寫寫玩兒的。原詩是這樣：

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世——

你看他那母親在她生產的牀上受罪！

她那少婦的安詳，柔和，端麗，現在在劇烈的陣痛裏變形成不可信的醜惡，你看她那遍體的筋絡都在她薄嫩的皮膚底裏暴漲着，可怕青色與紫色，像受驚的水青蛇在田溝裏急洄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額上像一顆顆的黃豆，她的四肢與身體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奮挺着，糾旋着，彷彿她墊着的蓆子是用針尖編成的，彷彿她的帳圍是用火焰織成的；

一個安詳的，鎮定的，端莊的，美麗的少婦，現在在陣痛的慘酷裏變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時緊緊的闔着，一時巨大的睜着，她那眼，原來像冬夜池潭裏反映着的明星，現在吐露着青黃色的兇燄，眼珠像是燒紅的炭火，映射出她靈魂最後的奮鬥，她的原來朱紅色的口脣，現在像是爐底的冷炭，她的口顫

着，撇着，扭着，死神的熱烈的親吻不容許她一息的平安，她的髮是散披着，橫在口邊，漫在胸前，像揪亂的麻絲，她的手指間緊抓着幾穗擰下來的亂髮；

這母親在她生產的牀上受罪：——

但她還不曾絕望，她的生命掙扎着血與肉與骨與肢體的纖維，在危崖的邊沿上，抵抗着，搏鬥着死神的逼迫；

她還不曾放手，因為她知道（她的靈魂知道！）這苦痛不是無因的，因為她知道她的胎宮裏孕育着一點比她自己更偉大的生命的種子，包涵着一個比一切更永久的嬰兒；

因為她知道這苦痛是嬰兒要求出世的徵候，是種子在泥土裏爆裂成美麗的生命的信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時機；

因為她知道這忍耐是有結果的，在她劇痛的昏瞋中她彷彿聽着上帝准許人間

祈禱的聲音，她彷彿聽着天使們讚美未來的光明的聲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奮鬥着……她抵拚綳斷她統體的纖維，她要贖出在她那胎宮裏動盪着的生命，在她一個完全美麗的嬰兒出世的盼望中，最銳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銳利最沉酣的快感……

這首嬰兒裏的感情和思想，顯然不是志摩以後的詩集，——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內所找得出來的。這是「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自剖頁八）的時候的產物，而且是詩人對於他的「理想」——「嬰兒」的出世，尙未絕望時的產物。在技術上，這首嬰兒是幼稚的，然這在內容，卻是「言之有物」，而且沒有感傷的色調。

那麼，這「嬰兒」的出世」究竟象徵着什麼呢？我們先聽聽志摩自己的解釋。在落葉第十八頁，志摩引用了這首詩後，（同時還引用了他的毒藥和白旗，）就緊接着說：「這也許是無聊的希冀，但是誰不願意活命，就使到了絕望最後的邊沿，我們也

還要妄想希望的手臂從黑暗裏伸出來挽着我們。我們不能不想望這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我們要盼望一個潔白的肥胖的活潑的嬰兒出世！」

志摩這自註，已經很顯明的了，可是我們不妨再加以申說：他所謂「苦痛的現在」就指直奉軍閥的混戰以及國內從民元以來的生民塗炭，因而他所盼望的「潔白的肥胖的活潑的嬰兒出世」就暗指新的政治，新的人生。在講演落葉後兩年，志摩對上海光華大學學生講演秋（今有單行本，良友一角叢書第十三種），則更有明顯的說明：「在我那時帶有預言性的想像中，我想像着一個偉大的革命。」就是這樣一種盼望使他那時相信「這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

可是志摩在嬰兒中只描寫了「產婦」在「她生產的牀上受罪」，只宣言了「這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而對於那「嬰兒」卻除了一兩句抽象的讚頌，例如「比一切更永久」，「未來的光明」，「完全美麗」等等而外，更沒有詳細的描寫，這是一個重要點。究竟志摩所抽象地讚頌的「未來的嬰兒」是怎樣一個面目呢？在「生產的

牀上受罪」的產婦——中華民族，那時正在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雙重的壓迫下，中國是封建的並且殖民地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因而這「產婦」所能誕生的嬰孩可以假定牠或者是德謨克拉西，或者是民主政權；究竟志摩所謂「嬰兒」是指的前者呢，或後者？志摩沒有明說。然而我們讀了志摩的全部作品就知道他所謂「嬰兒」是指英美式的德謨克拉西，他見了民主政權是連影子都怕的。

然而年復一年，徐志摩盼望中的「嬰兒」竟沒有產生下來，「產婦」的受罪卻年復一年厲害；有一次好像要「生產」了，卻不料是「小產」甚至連「人樣」都不像。志摩雖則不是政治經濟學者，卻也看到中國終於不能從買辦資產階級的原形中蛻化出來成為獨立的民族，因而志摩盼望中的德謨克拉西——這「嬰兒」，不用說「生產不出來」，並且還沒有懷孕，——永遠不會懷孕的了！於是志摩也不得不失望了！

他這「失望」的證據就是志摩的詩以後的作品，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

三

志摩的詩共計四十一首，長短都有；除了上引的嬰兒，其餘大部分是苦悶憤怒的「情感的無關關的泛濫」。雖然也有些「悲觀」的作品，例如消息和誰知道等篇，但大部分是充滿了詩人的「理想主義」和樂觀。在落葉內，志摩自己說：

「說也奇怪，這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精神非但不曾供給我們社會一個鞏固的基礎，我們現在到了再不容隱諱的時候，誰知道發現我們的樁子只是在黃河裏造橋，打在流沙裏的！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我們年輕人，我們的身體裏還有生命跳動，脈管裏多少還有鮮血的年輕人，卻不應當沾染這最致命的時髦，不應當學那隨地躺得下去的豬，不應當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志摩在這篇文章裏曾經解釋那苟且專家的耗子道：牠的天才只是害怕，牠的技術只是小偷。——盾註）現在時候逼迫了，再

不容我們霎那的含糊，……」（落葉頁三十二）

說這樣話的徐志摩和毒藥，嬰兒等詩是非常調和的。那時，他是中國的預言的樂觀的詩人。然而他那時的思想也不免太「雜」，——他的一個朋友給他的評語中的所謂「雜」。（見翡冷翠的一夜的代序）我們可以舉出一個顯明的例子來，就是落葉裏的幾句話：

「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爲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在那旗子抖動的聲響裏我不僅彷彿聽出了這近十年來斯拉夫民族失敗與勝利的呼聲，我也想像到百數十年前法國革命時的狂熱，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亞牢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法國人在百幾十年前猖狂的叫着。這叫聲還在人類的性靈裏盪着。我們好像聽見嗎，雖則隔着百幾十年前光陰的曠野。如今兇惡的巴士梯亞又在我們的面前堵着；我們如其再不發瘋，他那牢門上的鐵釘，一個個都快刺透我們的心胸了！」（落葉頁十九——二十）

在這裏，志摩不但讚美法國的七月革命，（這是一個可怕的革命，緊接着是皇帝

皇后上了斷頭台，而且有恐怖時代，）又讚美蘇俄的革命是「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爲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了。無怪志摩的一個朋友要批評他「思想之雜」和「感情之浮」了！而且這「浮」這「雜」，又是多麼可怕呀！但這是反映「一個異常的心境」罷了。（語見落葉的志摩自序）以後他就沒有那麼「雜」。他說「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有俄國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這日子的。」（見列寧忌日——談革命；落葉頁一二六）此外在自剖集，在巴黎的鱗爪，還有許多同樣的話。這是不足爲奇的。可是一方面志摩感情和思想的「浮」和「雜」好些了，一方面他的詩便也失卻了勇敢樂觀曠悍的色調。自然這兩者中間說不上什麼因果關係，但有一點卻不能忽視，這就是悲痛地認明了自己一階級的運命的詩人的心一方面忍俊不住在詩篇裏流露了頹唐和悲觀，一方面，卻也更膽小地見着革命的「影子」就怕起來：這是一個心情的兩面。也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志摩的作品是中國最忠實的反映。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志摩的作品罷。我們來看翡冷翠的一夜，志摩的第二詩集。這